《甘肃省彩绘山水画舆地图》初探 *

李新贵　白鸿叶

内容提要　中国科学院藏《甘肃省彩绘山水画舆地图》是一幅反映道光二年青海地区蒙古、番部分布的区域图，描绘了蒙古、番部的分布及其周边的城市、关隘等。黄河以北蒙古诸旗集中住牧在青海湖的北面，是为防御番部的侵扰而自发划定住牧区域的结果。这些城市、关隘则起到稳定蒙、番住牧的作用。

关键词　舆地图　蒙古　番部　道光二年

一　引言

雍正二年(1724)，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清廷将青海蒙古分为29旗‹1›。25旗被安置在黄河以北，余下4旗则被安置在黄河以南。其间还有一些番部零星分布。由于蒙古长期在一定的区域内住牧，结果人口减少、战斗力下降。相反，野番因经常游牧，人口逐渐增多，战斗力也得到增强。至嘉庆年间，这些番部遂过河抢劫，以致在河北插帐游牧便成为常事；黄河北岸的蒙古，则被迫向北迁徙。

目前，研究蒙、番分布变化的重要成果，当首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部分之"青海"图幅‹2›。但其将这幅图绘制的时间与其他图幅笼统地定位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则是不正确的。因据现存档案记载，这时青海湖之南已没有蒙古住牧‹3›，可在这幅图中却仍标着"和南右末"等旗。

房建昌在《清代雍正朝以来青海三十旗蒙古及玉树四十族的治所今址及历史地理诸问题》一文中，详细考证了青海蒙古各旗的治所。从考证的结果来看，除分布在青海湖北、西、东三面外，蒙古

*　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重大项目"中国古地图调查、整理和研究"(项目编号：06JJ077002)。

‹1›　《清史稿》卷七九《地理志二十六》。

‹2›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时期)，页59－60，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

‹3›　(清)长龄：《遵旨统师剿办循贵偷渡河北滋扰野番歼擒净尽折》，哲仓・才让辑编：《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65－71，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书籍1.indb 134　14-11-20 下午2:13

〔图一:1〕舆地图局部之南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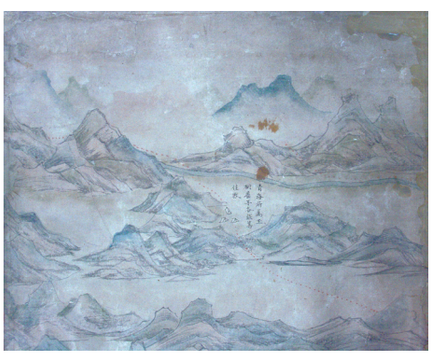
〔图一:2〕舆地图局部之东界



〔图一:3〕舆地图局部之北至



〔图一:4〕舆地图局部之西至



在南面的共和县也有3旗[1]。显然，这不是嘉庆初至道光初这段时期青海蒙古分布的情况。

前辈学者对青海蒙、番分布的研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只缘未能充分利用清代的蒙古档案和蒙番分布舆图。前者主要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4年出版《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至于后者，作者见到的单幅地图是中国科学院藏《甘肃省彩绘山水画舆地图》(以下简称《舆地图》)。

这幅地图为纸本彩绘，绘制者不详，分裱成五轴，拼合尺寸纵126厘米，横172厘米。图的方位，上南下北。采用传统山水画式的形象法，表示图中的山脉河流、城镇关隘、民族分布。红色的点状交通线将这些地物连接起来，构成一幅以河湟蒙、番分布为主，北至玉门县(今甘肃玉门西)，南至松潘厅(今四川松潘)，东至河州(今甘肃临夏)，西至西藏的区域图〔图一：1、2、3、4〕。从这幅地图绘制的范围来看，这仅是甘肃省的一部分。因此，图名“甘肃省彩绘山水画舆地图”疑为今人所拟，将其更名为“西宁青海全图”当更符合绘图的内容和绘图者的本意[2]。

本文旨在利用蒙古档案等史料解读这幅地图绘制的时间和内容，蒙古住牧地点不变和原牧地点

‹1› 房建昌：《清代雍正朝以来青海三十蒙旗及玉树四十族的治所今址及历史地理诸问题》，《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页220－243。《青海蒙族二十九旗表》，见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编辑：《青海历史纪要》页264－272，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文中也有蒙古各旗原定牧地与现在牧地，与房氏的结论大同小异。

‹2›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所藏《甘肃省彩绘山水画舆地图》绘制范围、绘制内容相似的一幅地图，可在那彦成《平番奏议》(清咸丰三年重刻本)中找到，其名称之为《西宁青海全图》。因此，将《甘肃省彩绘山水画舆地图》更名为《西宁青海全图》当更符合这幅地图绘制的范围或绘图者本意。至于这两幅图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将另文探讨。

书籍1.indb 135 14-11-20 下午2:13

变化的原因，以及被抢后的蒙古对其他蒙古牧地分配的目的和分配后所起的作用等，希望借助上述研究对探讨清代甘肃地图的绘制提供有益的帮助，为清代甘肃政区沿革的研究提供图像上的支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二　舆图绘制的时间

《舆地图》绘制于道光二年。这可根据图中蒙古王公袭爵年代、绿营兵制的建置、察汗诺们罕旗住牧地点的变化逐步地加以推断。

首先，根据蒙古王公袭爵的年代，可将这幅图绘制的时间限定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至道光三年(1823)之间。《钦定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曰[1]：

> 札萨克多罗郡王，今袭多罗贝勒。……六次袭德哩巴勒珠尔，吹忠扎布长子，乾隆五十三年袭札萨克多罗贝勒。
>
> 札萨克多罗贝勒，初封札萨克多罗郡王色布腾扎勒，自降袭贝勒后，至第七次仍袭札萨克多罗贝勒那木扎勒丹巴。七次袭那木扎勒丹巴，德哩巴勒珠尔之子，道光十八年袭，二十一年赏戴双眼花翎。咸丰五年因病开缺。
>
> 札萨克多罗郡王，初封多罗贝勒阿启巴图尔衮布。自晋袭札萨克多罗郡王后，至第七次仍袭札萨克多罗郡王固木楚克济克默特。七次袭固木楚克济克默特：沙克都尔之子。道光三年袭。
>
> 札萨克辅国公，初封札萨克镇国公噶勒丹达什。自降袭辅国公侯，至第五次仍袭札萨克辅国公察哈巴克。五次袭察哈巴克。喇特那锡弟之子，道光三年袭。二十五年赏戴花翎。

这里的“德哩巴勒珠尔”即图中的“贝勒特哩巴勒珠尔”，“沙克都尔”即“郡王沙克都尔”，“喇特那锡弟”即“辅国公喇特纳希弟”。德哩巴勒珠尔，乾隆五十三年袭札萨克多罗贝勒，道光十八年(1838)其子那木扎勒丹巴袭多罗贝勒。但是，这幅图中仅绘制出德哩巴勒珠尔而无其子。以此推之，这幅图约绘制于乾隆五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间。而沙克都尔之子固木楚克济克默特、喇特那锡弟之子察哈巴克两人袭爵均在道光三年，可图中仅有沙克都尔、喇特那锡弟而无其子。由此可将该图绘制的下限确定为道光三年(1823)。

其次，根据图中大通镇等建制的变化，可将这幅图绘制的下限进一步提前到道光二年(1822)

‹1› 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203－207。

书籍1.indb 136　14-11-20 下午2:13

十一月。雍正二年(1724)设置大通镇‹1›，十三年(1735)裁去总兵官，设置大通协副将一员‹2›。至道光二年十一月，又降大通协为游击，改镇海营为协‹3›。但这幅图中该协并没有下降为游击，该营也没有提升为协。因此，将这幅地图绘制的下限定在道光二年十一月应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根据察汉诺们罕旗住牧地点的变化，可将这幅图绘制的上限缩短到道光二年六月。清初，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遂将青海蒙古分为29旗。其中的25旗被安置在黄河以北，余下4旗则被安置黄河以南。同牧在黄河以南的，还有直属理藩院的察汉诺们罕旗‹4›。但在图中却住牧在青海湖之北。察汉诺们罕旗迁徙到这里的时间，西宁办事大臣玉宁说‹5›：

> 查青海三十旗蒙古，向在黄河南北分住，黄河以北住牧二十五旗，黄河以南住牧五旗。札萨克喇嘛察汉诺们罕一旗即应在黄河以南住牧。奴才前月致祭青海之时，河北二十五旗札萨克前来谒见，察汉诺们罕旗下之人亦在其内。当即询问：尔等旗下人众应在河南住牧，何同河北各旗之人前来参见？据称："我们旗下因屡被番贼抢劫，侵占地方，不能安生，于嘉庆六年避居河北，今已五年，河南旧住地方全被番子占住。现在我们旗下一二百户人跟随番子居住，不服我们管束，时常在外作贼，还求查办"等语。奴才当即谕尔等住牧之所乃大皇帝恩赏地方，即与内地官员职守一样，岂可擅离？今限尔等于本年冰桥结后，务必阖旗搬过河南，不许私在河北躲避。

"嘉庆十年(1805)，我去青海湖祭海，看到察汉诺们罕旗与河北25旗蒙古一同前来谒见。询问得知，该旗因番子侵扰遂于嘉庆六年(1801)搬迁到河北，至今已经有五年了。随后，我随即命令该旗务必于本年冰桥结冰后全部搬回河南，不许私自在河北住牧。"然而，在蒙弱番强又无清军帮助的情况下，搬回河南谈何容易呢！

时至道光二年六月，在剿办循化、贵德两地偷渡河北的番子后，清廷则承认了察汉诺们罕旗在河北居住的事实。文献是这样记载的‹6›：

> 察汉诺们罕潘迭望舒克客卜宗加木错，今承领到大人们统率大兵剿尽野番，收复自

‹1› 《清世宗实录》卷二〇，雍正二年五月戊辰条，页335，中华书局，1986年。

‹2› 《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二，雍正十三年二月辛亥条，页872。

‹3› 《清宣宗实录》卷四四，道光三年十一月丁丑条，页7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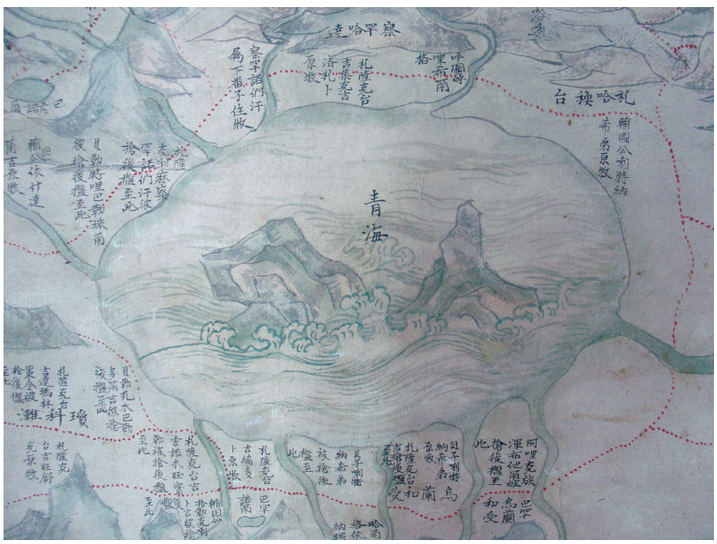
‹4› 宣统《甘肃新通志》卷四二《塞防》。

‹5› (清)玉宁：《查勘黄河以南蒙古番子情形折》，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47。

‹6› (清)长龄：《遵旨统师剿办循贵偷渡河北滋扰野番歼擒净尽折》，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69。

书籍1.indb 137 14-11-20 下午2:13

〔图二〕《舆地图》局部



鄂伦布拉克至加礼寺、沫河一带地方，分赏给我们游牧：东至黄河沿，西至呼尔木图、沫河与阿里克交界，南至错尔苏河沿，北至哈兔巴卜古，东南至恰卜恰、鄂伦布拉克，西南至河伦图一带。自承领之后，世相保守，永远御绝野番。

虽然此前该旗在河北住牧的具体地方不太明确，但这次却非常清楚。具体范围：东至黄河沿，西至呼尔木图、沫河与阿里克交界，南至错尔苏河沿，北至哈兔巴卜古，东南至恰卜恰、鄂伦布拉克，西南至河伦图一带。这与该旗在图中的位置基本上吻合，如“东至黄河沿”，“东南至恰不恰、鄂伦布拉克”等。

总之，根据蒙古王公袭爵年代、绿营兵制的建置和察汗诺们罕旗住牧地点的变化，可将《舆地图》绘制的时间限定在道光二年六月至十一月间。

三　舆图绘制的内容

除察汉诺们罕旗外，图中住牧地点变化的还有河北蒙古各旗。这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被抢后搬至此”的蒙古，如贝勒特哩巴勒珠尔、贝勒札木巴勒多尔吉。第二类是原牧的蒙古，如札萨克台吉端多卜、札萨克台吉旺舒克。第三类是住牧地点没有发生变化的蒙古，如札萨克台吉恭藏、札萨克台吉格勒克喇卜但。参见〔图二〕《舆地图》局部。

这三类蒙古在图中的数量和位置，参见[表一]青海河北蒙古各旗分布表‹1›。

[表一]青海黄河北岸蒙古各族分布表

爵位	名称	住牧	原牧	被抢后搬至此
郡王	[车灵]端多卜		河北	
	沙克都尔		海北	

‹1›　该表据《甘肃省山水画舆地图》中的相关信息制成。“辅国公”栏中的“端多布”应改为“车灵端多布”。因现存档案记载，道光二年青海蒙古郡王有三，其中之一为“车灵端多布”（长龄：《遵旨统师剿办循贵偷渡河北滋扰野番歼擒净尽折》，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66）。“台吉”栏中的“端多卜”亦可佐证。而“台吉”栏中的“札萨克台吉”，因图中没有标出名字，故制表时亦未标出。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表中的“河北”指的是青海境内的黄河北岸，与行文中包括黄河北岸及青海湖以北的地区的“河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书籍1.indb 138　14-11-20 下午2:13

［**续表一**］

贝勒	札木巴勒多尔吉		河北	海北
	特哩巴勒珠尔			海东南
贝子	喇特纳希弟		海北	海北
	格克札勒		海西北	
辅国公	依什达尔吉		河北	
	喇特纳希弟		河北	海北
	格勒克喇卜济		海西北	海北
台吉	贡布札卜		海北	
	集克吉济札卜		河北	
	旺庆端多卜		河北	
	端多卜		海北	
	旺舒克		海东北	
	索诺木旺齐勒			海北
	札萨克台吉口口			海北
	达玛林策令			海北
	格勒克喇卜但	南柴达木		
	恭藏	南柴达木		
	恭布多尔吉	河北		

根据表中的统计，“被抢后搬至此”的蒙古共有8旗。其中的7旗可以在下面的两段文献找到。第一段文献是《河北蒙古各王公台吉分地给与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六旗游牧印结》[1]，第二段是《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六旗呈缴原赏牧地印结》[2]。

道光二年五月十七日，据青海札萨克郡王沙克都尔、车灵端多布，贝勒札木巴勒多尔济，贝子拉特纳锡第、格勒克纳木札尔、拉忒纳希第，公依什达尔济、拉特纳希第、格勒克拉布吉，台吉望舒克、旺沁端多布、索诺木明珠尔、贡布札卜、齐巴克多尔吉、端多布呈二位大人阁前跪叩恳求的事情，今蒙大皇帝天恩，派令大人们带领官兵前来，将贼番剿杀驱逐，已将河北一带蒙古游牧地方清出，令各旗蒙古搬回原牧。

道光二年五月十八日，据贝勒特里巴勒珠尔、代理原任公林沁望舒克旗印务之公拉特纳希第、台吉多尔吉旺吉尔勒、噶拉布札纳木楚克、达玛凌策令、索诺木旺吉勒呈二位大

‹1› （清）长龄：《河北各王公台吉分地给与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六旗游牧印结》，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67－68。

‹2› （清）长龄：《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六旗呈缴原赏牧地印结》，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68。

书籍1.indb 139 14-11-20 下午2:13

人阁前：从前我们屡被番贼抢劫，不能住守原分游牧地方，遂于嘉庆三年都搬到海北一带地方住牧，至今二十五年了。今蒙大皇帝恩典，派大人们带领官兵，现已将黄河北面插帐野番杀逐过河，将占住我们地方清出，令我们六旗各回原牧居住。但我们原牧地方辽阔，若搬来时与各旗不能相联，兼之连年被抢，属于人户稀少，不能防卫，实难搬回住牧。今各王公等商议，将清出我们六旗原牧地方，情愿呈出入官。实与青海各旗均有裨益。所有我们六旗人户，在郡王沙克都尔等十五旗内情愿指出地方，给我们住牧，接连防守。

通过第一段文献，则可找到与[表一]相对应的3旗，“贝勒札木巴勒多尔济”、“贝子喇特纳希弟”、“辅国公格勒克喇卜济”，即文中的“贝勒札木巴勒多尔济”、“贝子拉特纳锡第”、“公格勒克拉布吉”。通过第二段文献，可找到与其相对应的4旗，“贝勒特哩巴勒珠尔”、“辅国公喇特纳希弟”、“台吉达玛林策令”、“台吉索诺木旺齐勒”，即文中“贝勒特里巴勒珠尔”、“公拉特纳希第”、“台吉达玛凌策令”、“台吉索诺木旺吉勒”。余下的“札萨克台吉□□”旗就是台吉“集克吉济札卜”。后者原牧的黄河北岸，正当番部侵扰之冲。与其相邻的辅国公喇特纳希弟因番部侵扰已搬到海北，它焉有不迁之理。至于第二段文献中提到的其他2旗，“台吉多尔济旺尔勒”、“噶拉布札纳木楚克”，则可在道光二年六月的《河北蒙古王公出具查无贼综印结》中找到，即“台吉多尔济旺吉勒”、“噶拉布扎纳木楚克”[1]。因此，“被抢后搬至此”的蒙古共10旗，住牧在郡王沙克都尔等15旗指定的地方。

这15旗中的一部分原来住牧在黄河北岸，因连年被野番侵扰，陆续地搬迁到青海湖之北。“被抢后搬至此”的蒙古，原来则住牧在黄河北岸的助勒盖、克克乌苏一带及附近，因同样受到野番的侵扰，也离开原来的牧区而搬迁到青海湖以北[2]。至道光二年，当清军驱逐黄河北面的野番，令他们搬回原地住牧，却遭到一致回绝。因为黄河北岸牧地广阔，这时蒙古人户已经稀少；如果搬回原地住牧，却不利于防守。最后协商的结果，就是将原牧黄河北岸一带靠近番子这10旗地方让出之后住牧在15旗指定的青海湖之北，以便各旗相连，共同防御野番的侵扰。鉴于蒙弱番强的事实和边疆稳定的需要，清廷遂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除贝子拉忒纳希第、台吉索诺木明珠尔、台吉齐巴克多尔吉3旗外，上引第一段15旗中的余下12旗均能在图中找到相对应者。见[表二]青海蒙古各旗文、图对照表。

[表二]青海蒙古各旗文、图对照表

河北各王公台吉分地给与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六旗游牧印结	甘肃省山水画舆地图
沙克都尔	沙克都尔
车灵端多布	车灵端多卜

‹1› 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66。

‹2› 《清宣宗实录》卷三七，道光二年六月己未条，页661－662。按文中记载，原牧在助勒盖、克克乌苏一带为“特哩巴勒珠尔等六旗”。这六旗显然是指行文中所引《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六旗呈缴原赏牧地印结》中的“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六旗”。因此，“被抢后搬迁至此”蒙古中的另外4旗，起初也应原牧在助勒盖、克克乌苏一带或附近。

书籍1.indb 140 14-11-20 下午2:13

［**续表二**］

札木巴勒多尔济	札木巴勒多尔吉
贝子拉特纳锡第	贝子喇特纳希弟
格勒克纳木札尔	格克札勒
依什达尔济	依什达尔吉
公拉特纳希第	公喇特纳希弟
格勒克拉布吉	格勒克喇卜济
望舒克	旺舒克
旺沁端多布	旺庆端多卜
恭布札卜	贡布札卜
端多布	端多卜

这12旗就是［表一］原牧栏中的蒙古。加上“被抢后搬至此”的10旗，黄河北岸共住牧22旗。除去重复的贝勒札木巴勒多尔济、贝子拉特纳锡第、辅国公拉特纳希第3旗，共19旗。再加上前面15旗中的贝子拉忒纳希第、台吉索诺木明珠尔、台吉齐巴克多尔吉3旗，计22旗。另加上［表一］中住牧在南柴达木的格勒克喇卜但、恭藏2旗，及河北的恭布多尔吉旗，计25旗。这恰与清初河北25旗蒙古的数目相吻合。由此推断：“被抢后搬至此”10旗蒙古搬迁后住牧的地方，应是对除南柴达木2旗与河北恭布多尔吉旗外的其余12旗牧地的分配。因为这3旗住牧的地方没发生变化。这说明他们距离野番较远。南柴达木2旗位于青海湖之西，恭布多尔吉旗则位于向那克河（今青海兴海县大河坝河）流域。所以，这3旗附近没有住牧因受番部侵扰的其他蒙古。

这10旗蒙古对12旗牧地的分配不是一种平均分配，而是基于道光二年这些蒙古住牧的现状，以达到各旗牧区相连及共同防御番部目的的分配。这时，搬到青海湖以北的10旗蒙古，因与其他蒙古牧地不相连接，结果连年被抢，人户变得稀少，以致不能防守[1]。同样，这时住牧在青海湖以北12旗蒙古也变得稀少，而且牧地辽阔[2]。这就确定这10旗重新住牧的地方，要整体上起到对这12旗住牧区域补苴罅漏的作用。质言之，并不是每一旗，只是那些牧地广阔且人口稀少者，其牧地才能享有这种分配。而牧地较为广阔者，还可能再次被分配。从前引《河北各王公台吉分地给与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六旗游牧印结》中，可得以证实。这个印结记载：札萨克台吉噶喇卜札纳木楚克迁徙到贝子拉特纳锡第的牧区内；同时，迁到这个牧区内的还有台吉索诺木旺吉勒。而台吉多尔吉旺济尔勒迁到贝子拉忒纳希第游牧区域内，台吉达玛凌策令迁到台吉望舒克游牧区内，贝勒特里巴勒

‹1› （清）长龄：《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六旗呈缴原赏牧地印结》，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68。

‹2› （清）长龄：《河北各王公台吉分地给与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六旗游牧印结》，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67－68。

书籍1.indb 141 14-11-20 下午2:13

〔图三〕《舆地图》局部



珠尔则迁到郡王沙克都尔游牧区内[1]。

不仅如此，蒙古各旗被抢后住牧的区域，与其在图中的位置亦相吻合。比如，贝勒特哩巴勒珠尔住牧在其原牧区域内的西北一带。原牧的区域，“东至哈尔哈图山梁图尔哈图，南至古鲁塔拉、鄂伦布拉克，西至戈壁哈透打板，北至哈喇宰脑为界”[2]。除“哈喇宰脑”这个地方没找到外，其余均有相对应的地名。“哈尔哈图山梁图尔哈图”，应在图中“哈尔哈图”山附近。“古鲁塔拉”即“固录班塔拉”。“鄂伦布拉克”即“鄂伦布拉克”。“哈透打板”即“哈透”山岭〔图三〕。

综上分析，《舆地图》主要是一幅反映清代道光二年驱逐青海黄河北岸野番之后，该地区蒙古为防御野番侵扰而自发划定住牧区域的地图。

这幅舆图外围的城市、关隘主要起到防御番部侵扰蒙古各部及稳定住牧区域的作用。清廷通常采取两种办法阻止番部的侵扰：一种是会哨；一种是防河。前者实行于嘉庆八年(1803)。每年霜降前，循化、贵德两营各出兵一百名，穿越番地，沿途遇番即行追捕，或见有插帐，随时驱逐[3]。后者实行于嘉庆十二年(1807)。每年冬季黄河冰桥结冻后，西宁镇派遣官兵六百名，在黄河北岸的鄂伦布拉克防守。至翌年冰桥开化后，则将防河官兵全部撤回，但仍酌留二百名蒙古兵丁驻守[4]。

无论是会哨进行的剿番，还是防河实行的防番，都是临时采取的一种措施，均不能有效地遏制番部越河抢劫河北蒙古。道光二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对此做了总结[5]：

> 屡经驱剿，虽暂时献贼交赃，而我出则彼归，我归则彼又出。守则迄无期限，劳费无穷，剿则鸟骇兽散，始终不能痛剿。

‹1› (清)长龄：《河北各王公台吉分地给与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六旗游牧印结》，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67－68。

‹2› (清)长龄：《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六旗呈缴原赏牧地印结》，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69。

‹3› (清)长龄：《官兵防番今昔异宜请复会哨旧章以收实效折》，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61－62。

‹4› (清)长龄：《筹拨鄂伦布拉克地方防河官兵折》，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54－55。

‹5› (清)那彦成：《河北野番及察汉诺们罕全数渡河回巢由》，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82。

书籍1.indb 142 14-11-20 下午2:13

会哨虽然能暂时令番部交出所抢夺蒙古的财物，但一旦军队撤出，这些番部又伺机进行抢劫。防河虽不像会哨需要深入番地围剿，但期限越长，耗费的国帑越多。况且蒙、番接界之处，绵长的黄河也不宜防守。鉴于这两种活动的弊端，那彦成提出了“添设卡隘，断绝粮茶”的策略。他说[1]：

> 奴才那彦成仰承恩命，来甘查办，当即奏请添设卡隘，断绝粮茶。钦奉朱谕：“如此以防为剿，可为上策，敕令尽心勉副委任。”……随分饬甘、凉、河、肃、西宁各提镇于山径要隘编设卡兵，以防野番之侵突。即以断私贩之粮茶，使各番族皆知，即此可制其生命，庶生其畏惧之心。

这种策略将以会哨进行的剿番、防河实行的防番有机地结合起来。既避免会哨因地形限制对番部不能彻底围剿的障碍，又减少防河长期带来的国帑耗费。更为重要的是，这从与番部接壤和深入番部之地，直接转移到对其外围道路、关隘的利用和控制上。

循、贵两厅番部生活的北部，是绵延千里的祁连山脉。横贯山地的山口，成为南北往来的交通要道。源出山麓的河流，则形成享有灌溉之利的绿洲，自然也是设州置县的首选之地。而东部是今天地理上第一阶梯向第二阶梯过渡的地带。位于这个过渡地带的山间隘口，遂成为设置关隘的适宜之处。清廷利用这些地方，沿着河西，东南渡河，依次设置肃、甘、凉、西宁、河五个提镇。所谓“添设卡隘”，就是在这些提镇控制的要隘处添设卡兵，防止粮、茶走私。

粮茶，对生活在西北高寒地带的民族，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所谓的“断绝粮茶”，就是中央王朝基于这种认识，所采取的一种贸易制裁。在正常情况下，在边境地带设置一些定期的集市，允许这些民族用畜牧产品进行交换。如果彼此交恶，清廷就会利用对粮食，尤其是对茶叶生产、流通的独一无二地占有权，禁止交换。

这种以防为剿的策略，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那彦成志满意得地上奏曰[2]：

> 其各族野番内不通消息，又不得粮茶，入冬之后已经冻饿，道殣相望，惶惧不知所之……。本年自九月间断绝粮茶，野番等惟日食牛羊肉度命，人多生病，饿毙者亦复不少，伊等受苦不过，自番族逃出。

因严防粮茶流入番部，结果向来靠走私接济的番部，人多生病，饿死许多。清军还严禁一些违

‹1› （清）那彦成：《河北野番及察汉诺们罕全数渡河回巢由》，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83。

‹2› （清）那彦成：《河北野番及察汉诺们罕全数渡河回巢由》，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83－84。

书籍1.indb 143 14-11-20 下午2:13

禁物质的流入。道光二年六月，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长龄等人上奏[1]：

> 黄河南北不产硝磺，讯系沿边奸商希图重利，夹带贩卖硝磺，俾野番得以合成火药，抗拒官兵，即与贩卖军器无异，必须从严查办。奴才等饬令兰州、巩、秦、阶及西宁、甘、凉、安、肃各道府，会同提镇督饬沿边州县营汛，选派兵役各于关津要隘严密查拿。

焰硝、硫磺和木炭是合成火药的三种基本原料。因黄河南北不产前两种物质，番部常靠内地商人的走私合成火药，抗拒官兵。这显然违背清廷卫护蒙古、防御番部，以达到边境稳定的目的[2]。因此，陕甘总督饬令分布在蒙、番周边的府、州、县、营汛，要严密缉拿私贩焰硝、硫磺进入番部者。

与此相反，清廷却启动储存在甘肃沿边州县仓库里的粮食，对因受番部侵扰而流落失散的蒙古，则“酌给炒面，以资果腹”[3]。此外，还将储存这些沿边州县的青稞运到防御番部的卡座，分给贫穷的蒙古，“大口酌给青稞一石，小口酌给青稞五斗”[4]。

清廷之所以选择这些地方作为制裁番部、接济蒙古基地，因河西走廊是宜农宜牧之地，河州是粮茶进入这些地方的通道，兰州、西宁、甘州、庄浪则是茶叶的集散地[5]。所以，无论是粮食的生产、贮存与运输，还是茶叶的集散，都比较方便。清廷藉此达到了稳定蒙、番住牧的目的。

[作者单位：李新贵，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白鸿叶，中国国家图书馆]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清）长龄：《移住蒙番等由折附善后清单》，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77。

‹2› 李新贵：《论明清时期民族政策的变化对湟水流域市场格局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页84－88。

‹3› （清）那彦成：《那彦成片》，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86。

‹4› （清）那彦成：《散放抚恤口粮完竣，各蒙古回原等由》，前揭《清代青海蒙古档案史料辑编》，页90。

‹5› 《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一，乾隆十一年三月下壬午，页376。

书籍1.indb 144 14-11-20 下午2:13